

天津府志卷之三十三

藝文志

志地而及藝文惟係於地者是採也古者以太史
輶軒採天下謠頌而登之朝蓋土俗民情皆繫於
是故以史氏掌之郡為畿內地歷代文教所敷聲
華炳然詩以二南賦以兩都固有所託以傳非徒
風雲月露無關重輕也志藝文

制

賈耽東都留守制

唐 韓愈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者淮甸不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制

一

寧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職任既分威望實重
思有總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往又東夏銀青光祿大
夫守工部尚書魏國公賈耽豁達貞方識通大禮明九
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恒因物情以施教化所
蒞之郡藹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懷羊祜之德
敵不敢侵自誠而明在久彌著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
制軍師安集疲瘵統馭都邑提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
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
郡防禦觀察等使判東都尚書省事散官勳封如故

誥

除戶部侍郎李之純誥

宋 蘇軾

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以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龍圖閣直學士知滄州事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躡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可

疏

募修普惠橋疏

明 邵汝德

崔家口鎮迤北一里許有河相傳爲黃河故道所繇東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疏

一一

北入海者也自元人排河入淮河道南徙此流遂絕然至今猶稱河河當縣鎮往來之衝凡之縣若鎮咸取道於河不之河而之縣之鎮無繇也顧歲時旱澇靡常河水消長隨之旱則水涸塵塢人悉安塗行而淫雨則羣流滙河東注波濤驟漲行者病之故人有緩急過此者水巨則負流而泅殺則涉焉苟不習於水鮮不危之而却步近以連年霖潦爲患水以卑瀦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橫潦繼至幾不知曩者猶有旱乾時矣往予聞之居人河舊有橋時甚稱便經久圯壞乏早完整者馴至不可收拾嗟夫匪直爲橋天下事類然矣向令有壞

斯葺顧至踰時之缺如此乎附河茂才路君律劉君思
孟左君鴻儒韓君士謙王君秉憲泊鄉耆劉三謨王之
瑞輩用痛厥心謀復其橋之舊河廣尋丈有奇度橋如
其河則爲梁之空者十有八焉厥費不貲仰諸施者浮
圖湛潔矢募四方以襄其事夫徒杠輿梁之成王政要
焉蕞爾殘邑謀不終日浸以就廢賴我仁侯蒞任殫精
振弊百務旋興爾方出清俸活饑民爰念成橋而凶扎
無力政乃官不暇爲者諸君相感爲侯創又一政新矣
予喜爲之疏

國朝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疏

三

認地行鹽疏

余 縉

題爲 題明認地行鹽代銷懸引之例仰祈

勅部詳議畫一以便遵行事康熙九年十月十一日據
長蘆運司遲日豫呈據商人何清王瑞等連名呈
稱切照課完於商引銷於地惟地認不清則引因
之而告減課因之而告誣勢所必至如定州等處
告減四萬餘引此地旣減何地可增因無可增之
地則引屬懸矣再如孟裕等商乏遺三萬餘引此
商旣逃何商可代雖權加之商等終非定著則引
亦爲懸矣以八萬懸遺之引責於商等兼值私縱

鹽阻之日財窮力盡之餘卽自身額課尚在揭措
難完又焉能桃僵李代若不亟爲設法酌并則今
日現在竭蹶之數商焉知不爲異日之逃乏者乎
因思減懸之引良由地認紛亂不清批商去留不
常煎販橫行不禁所致如地方有向來商等舊認
一定者九十餘處苦樂自甘趨避永絕急公告運
殫力緝私每年額引全完歷來案簿可考其夥告
八十餘處有利則趨無利則避以致告無專責私
販蠹起官引坐壅有司受考成之累如定州等處
批減之引是也課無額認批撥負逋支商受奸騙

之險如孟裕等商逃遺之引是也今商等矢公僉
議無如循例將夥告八十餘處一如舊認一定者
責商歸併專認俾地方有專責承認引有專責告
運而課亦有專責完納引地旣清仍將批減之遺
之引均責在各商各下自認地方作額完課仍責
在於各所自認地方溢額告銷如斯則官引不督
自運私鹽不禁自戢法紀畫一鹽政肅清等情據
此該本司查得長蘆額引七十七萬餘引其引分
銷於州縣其課責納於諸商是無容減懸者今查
批減定州等處四萬三千三百七十九引與乏商

孟裕等懸引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四引共計減懸八萬一千九百二十三引矣事關 國課勢不得不責之見在各商完納但每逢限比苦苦告艱且私販橫行半由於夥告地方事無專責所以日益充斥官引亦因之而告壅今據衆商公呈新併循如舊認地方之議竝請均派批減乏商懸遺之引各在於自認地方帶銷私販自絕官引自疏等因呈詳蒙批具詳歸併八十餘處循例而行似矣第查此例起自何年行因何事曾經奉何批詳有無具 題達部併於衆商有無累害 國課有無裨

益日後有無流弊該司逐一詳查妥確立速具文回報以便酌奪此繳蒙此該本司復看得長蘆額引七十七萬餘引行銷於各州縣衛堡共計一百八十餘處內如薊永儀封宣引俱經前院題定專認者如灤縣營保安州等處有詳蒙前院批允及商人久經認定者則九十餘處向有專商承辦所以引課按年完銷從無遺欠惟昌平等州縣夥告八十餘處因事無責成以致引壅課詘自康熙五年間陞任周運司任內諸商卽議併認行鹽迨奉行三載各商多有紛更不一至康熙七年間李運

司任內各商又議復併俱經詳蒙前院批允刊刻成書卽爲遵行矣及本司到任後屢據衆商呈稟復以夥告地方引鹽趨避不一正課因而不前且批減及乏商懸遺之引至八萬有奇若不亟議專商承辦則國課必致有虧第查併認之舉原非創行若責成旣專則趨避可杜懸引有著則額課無虧此誠有裨於國計有利於商民而實無累害也至於日後有無流弊本司查舊認九十餘處每年引疏課裕行之已久今將夥告八十餘處照舊認歸併之例責成實力奉行是屬有利無弊今

蒙批查合再據實詳覆伏祈上念國課下憐商困俯賜具題俾令永爲遵守等因本月二十二日呈詳到^臣等據此該^臣等看得蘆屬行鹽州縣原衆商夥告自前此地方消乏引壅商逃前任鹽臣節據司詳責令專商承辦將批減懸遺之引各於自認地方通融代銷從此薊永儀宣等專認各州縣計九十餘處年額年銷頗稱利便惟夥告昌平等八十餘處地無專責以致趨避不一正課因而不完故該運司遲日豫仍據商人何清等公呈詳請欲照前例責商併認俾課有專辦鹽無越行

庶幾趨避永杜懸引有歸等情^臣等慮有違礙復行駁查今據司詳舊認歸併等處每年引疏課裕行之已久是屬有利無弊第前此未經具題故猶有紛更等語是專認歸併之議誠課商兩便疏引裕

國之要務矣^臣等查欽奉

勅書有博採利弊斟酌損益及勅內開載未盡事宜聽爾等酌便請行之

旨故凡有裨商民國計不敢不以上聞爲此理合具題伏乞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疏

七

勅部詳議施行

請開河間府水田疏

李光地

竊惟河間府昔稱九河下流近代因運河堤岸南北橫亘出海之口更窄其水自西南來者大水如漳滏滹沱小水如大陸澤所受之水及正定諸山水皆合流并勢由獻縣河間經青縣靜海以入於淀而與十五河之水竝出於西沽之一線源大末小勢易橫流是以直隸水道之宜講者惟河間爲最^臣近因修子牙河及築大城河間獻縣等堤岸採摭見聞參考形勢此一帶原屬窪下水鄉雖復

歲治隄防但足補苴萬一倘遇潰決仍付淹沒非有變通之策終非永賴之計查南方水田之法行之北方徃徃有效曩者涿州水佔之田一畝鬻錢二百尙無售者後開爲水田一畝典銀十兩卽今淀中浮居村莊歲收蒲稗菱藕之利無旱暵之憂其資生未嘗減於高地也臣愚謂靜海青縣上下一帶水居之民正宜以此利導之其可興水田者教之栽秧插稻之法其難以成田者則廣其蒲稗菱藕之利使民資水以爲利則不患水之爲害矣至於獻縣交河等與正定接壤之處係鹽河之上

遊若能修治溝洫雜興水田則水勢漸分將下流之水勢亦日減是資水之利卽以除水之害也然舉行方始若非有熟識情形歷經試用之人使之實心任事恐托之空言無裨

聖政查管河同知許天馥籍貫江南諳曉農事現居河職源委周知前曾任文安知縣教民修治水田聞此數年文安水田殆且半縣乞

皇上將許天馥特授河間府知府卽令於職事之暇興舉水利三年之後課其成効以爲功過或有微績以廣

聖世愛民之方於萬一也伏乞

睿鑒施行

敬陳水利疏

怡親賢王

欽惟我

皇上宵旰勤勞無刻不以民依爲念茲因直隸偶被水
澇截漕發倉多方軫恤被水窮民旣皆得所猶
命_臣等查勘各處情形興修水利務祈一勞永逸所以
爲民生計者至矣_臣等雖才識淺陋敢不殫心竭
力以求仰副

聖懷自出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疏

九

京至天津歷河間保定順天所屬州縣所至相度高
下原委竝諮訪地方耆老所有各處情形大畧謹
爲我

皇上陳之

竊直隸之水總會於天津以達於海其經流有二
自北來者爲白河自南來者曰衛河而淀池之水
貫乎白衛二河之間是爲淀河白衛爲漕艘通達
之要津額設夫役錢糧責成河官分段歲修而統
轄於河道直隸總督邇年以來白河安瀾無汎溢
之患唯飭河道官員加謹防護可保無虞衛河發

源河南之輝縣至山東臨清州與汶河合流東下
河身陡峻勢如建瓴德棣滄景以下春多淺阻一
遇伏秋瀑漲不免冲潰泛溢查滄州之南有磚河
青縣之南有興濟河乃昔年分減衛水之故道也
今河形宛然閘石現存應請照舊疏通於往時建
閘之處築減水壩以洩衛河之漲又靜海縣之權
家口潰堤數丈冲溜成溝直接寬河東趨白塘口
入海河亦應就現在河形逐段開疏於决口築壩
減水均於運道有益白塘口入海之處舊有石閘
二座磚河興濟二河之委應開直河一道歸併白

塘出口澇則開閘放水不惟可殺運河之漲而河
東一帶積澇亦得藉以消息且海潮自閘內逆流
遇天時亢旱則引流灌溉溝洫通而水利溥滄青
靜海天津數百里斥鹵之地盡爲膏腴之壤矣至
沿河一帶堤工大半低薄應飭及時修築高厚仍
令總督將玩忽河官叅處以警將來此治衛河之
大畧也至東西二淀跨雄霸等十餘州縣廣袤百
餘里

畿內六十餘河之水會於西淀經霸州之苑家口會
同河合子牙永定二河之水滙爲東淀蓋群水之

所瀦蓄也數年以來各淀大半淤塞惟憑淀河數道流通一經暴漲不惟淀河旁溢爲災凡上流諸水之入淀者皆冲突奔騰莽決無際總緣東淀逼窄不能容納之故也故治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之尚能存水者均應疏濬深廣併多開引河使淀淀相通其已淤爲田疇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洫達於渠渠達於河於淀而以現在淀內之河身疏濬通暢爲衆流之綱經緯條貫脉絡交通瀉而不竭蓄而不盈而後圩田種稻旱澇有備魚鼈蝦蛤萑蒲之生息日滋小民享淀池之利自必隨

時經理不煩官吏之督責而淀可常治矣週淀舊有堤岸加修高厚無堤之處量度修築其趙北宛家二口爲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堤長七里現在板石橋共八座俱應陞高加濶竝於易陽橋之南添設木橋一座堤身加高五六尺橋空各浚深丈餘每橋之下順水開河直貫柴伙淀而東宛家口之北新開中亭河近復淤塞應疏濬深廣其上流玉帶河對岸爲十望河舊道應自張清口開通由老堤頭入中亭河會蘇橋三岔河達於東淀庶咽喉無梗尾閭得舒可無冲溢之患矣子牙永定二

河以淀爲壑淀廓而後河有歸亦必河治而後淀不壅此治二河之法所當熟計也子牙爲滹漳下流清濁二漳發源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會流經廣平正定而滹沱滏陽大陸之水會焉蔡沈禹貢註云唐人言漳水獨自達海請以爲瀆可知天津歸海之水以子牙爲正流其餘諸水皆附之以達於海者也夫以奔騰注海之勢遮之以數百里紆迴曲折之堤河身淤墊高於平地兩岸相距不過數丈舊時支港坌流一槩堙塞欲其不冲不泛安可得乎考任邱舊誌子牙下流有清河夾河月河

皆分子牙之流同趨於淀今宜尋求故道開決分注以緩奔放之勢永淀河俗名渾河其源本不甚大所以遷徙無定者緣水濁泥多河底逐年淤高久之洪流壅滯必決向窪下之地其流旣改故道遂堙蓋水性就下無定者正其所以有定也今應於每年水退之後挖去淤泥俾現在河之形不致淤高庶保將來不復遷徙二河出口俱在東淀之西淀之淤塞實由於此_臣等面奉

上諭令引渾河別由一道此

聖謨遠照經久無弊之至計也今應自柳坌口引渾河

稍北遶王慶坨之東北入淀子牙河現由王家口
分爲二股今應障其西流約束歸一兩河各依南
北岸分道東流仍於淀內築堤使河自河而淀自
淀河身務須深濬常使淀水高於河水仍設淺夫
隨時挑濬毋令淤塞兩河淀內之堤至三角淀而
止蓋三角一淀爲衆淀之歸宿容蓄廣而委輸疾
但照舊開通逐年撈濬二河之濁流自不能爲患
而萬派之朝宗可得安瀾矣此廓清淀池調劑二
河之大畧也再各處隄防冲潰甚多應俟堤內水
洩興工修築其高陽河之柴淀口河身南徙舊河

淤塞斷流應速挑濬復其故道新河之南界連任
邱有古堤一道亦冲潰數段以致任邱西北邨莊
盡被淹沒鄭州一帶通衢亦宛在水中現今任令
詳請開挑淀堤消洩亦應俟水退之後照舊修築
竝墊高行路以便往來又新安之雹河自西折東
遶縣治之南入淀而徐河會入漕河復自劉家莊
泛濫而下新安正當二河之衝每逢漂沒之患應
於三台邨南開河一道引漕河之水會入雹河由
縣之正北入應家淀南岸築堤以護縣治凡縣屬
之大小澱淀俱可以圩田種樹甚爲有益凡如此

之處不少尚須逐一查勘并天津海口

京東

畿南等處統俟來春查明具

奏謹將勘過情形繪圖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指示_臣等未敢擅便謹

奏

請設營田專官事宜疏

怡賢親王

竊周禮遂人所掌畎遂溝洫澮川之制甚備澇則導畎之水達於川旱則引川之水注於畎此所以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疏

十四

以歲不能災也今南人溝洫之制雖不如古然陂堰池塘爲旱潦備者無所不至北方本三代分田授井之區而

畿輔土壤之膏腴甲於天下東南濱海西北負山有流泉潮汝之滋潤無秦晉巖阿之阻格豫徐黃淮之激盪言水利於此地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者也宋臣何承矩於雄鄭霸州平永順安諸軍築堤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田民享其利元臣脫脫大興水利西自檀順東至遷民鎮數百里內盡爲水田至明萬曆間徐正明汪應蛟言之鑿鑿試之

有效率爲浮議所阻自是無復有計議及斯者矣
今農民終歲耕耨豐斂聽之於天時一遇雨暘之
愆遂失秋成之望豈地力之是咎實人謀之不臧
也我

皇上念切民生饑溺由已

特命^臣等相度興修務期水害去而水利興此誠

國計民生萬世之遠謨也^臣等竊意潤物者水其爲
害者由人之不能用水也農田之利興則泛濫之
害消矣惟是小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水耕火耨
沾體塗足之苦非惰農所能任而疏濬修治之工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疏

十五

費又窮民所不能支以數百年未興之利謀之窮
情難與慮始之民此亦事勢之最難者矣^臣等愚
見請擇沿河瀕海施功容易之地若京東之灤薊
天津京南之文霸任邱新雄等處各設營田專官
經畫疆理召募南方老農課導耕種小民力不能
辦者動支正項代爲經理田熟歲納十分之一以
補庫帑足額而止其有力之家率先遵奉者圩田
一頃以上分別旌賞違者督責不貸有能出資代
人營治者民則優旌官則議叙仍照庫帑例歲收
十分之一歸還原本至各屬官田約數萬頃請遣

會同有司首先舉行爲農民倡率其濬流圩岸以及瀦水節水引水戽水之法一一仿照成規酌量地勢次第興修一年田成二年小稔三年而粒米狼戾小民覩水田收穫之豐饒自必鼓舞趨效將凡可通水之處無非多稔之鄉矣抑臣等更有請者從來非常之利言之而不行行之而不究者非局外之浮議爲阻實局中之規畫未周也臣等恭聆

皇上訓旨凡民間之小屋有碍水道者加倍賞價大哉王言順人情而溥美利無過於是矣臣等伏念濬河築

圩損數夫之產利千耦之耕甚而富家百頃俱享平成貧人數畦偏值挖壓若概償不惟所費不貲亦非民情所願請計畝均灘通融撥抵視本田數加十之二三其河淀汙地已經成熟報陞必須挖掘者將附近官地照數撥補如有豪強惑於風水抗拒不遵者嚴加治罪如此則事無中撓人皆樂從矣至浮議之惑民其說有二一曰北方土性不宜稻也凡種植之宜因地燥濕未聞有南北之分卽今玉田豐潤滿城涿州以及廣平正定所屬不乏水田何嘗不歲歲成熟乎一曰北方之水暴漲

則溢旋退卽涸能爲害而不能爲利也夫山谷之
泉源不竭滄海之潮汐日至長河大澤之流遇旱
未嘗盡涸也况陂塘之儲有備無患乎此等浮議
雖愚民易爲所惑_臣等宣布

皇仁悉心開諭無不感激歡騰勸功趨事其農田水利
區畫條目容_臣等博採熟商具摺

奏請總期仰體

聖心爲

畿輔興除利害一勞永逸億兆生民共享樂利之休
於無旣矣伏乞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疏

十七

皇上勅下九卿議覆施行

恭進營田瑞稻疏

怡賢親王

竊_臣等奉

命於雍正四年營過稻田共七百十四頃九十三畝卽
於本年十月內

奏明在案所有雍正五年據各處陸續呈報營成

京東樂州豐潤薊州平谷寶坻玉田等六州縣稻田

三百三十五頃

京西慶都唐縣新安涑水房山涿州安州安肅等八
州縣稻田七百六十頃七十二畝天津靜海武清

等三州縣稻田 二十三頃八十七畝

京南正定平山定州邢臺沙河南河平鄉任縣永年
磁州等十州縣稻田一千五百六十七頃七十八
畝以上官營稻田三千二百八十七頃三十七畝
其民間親見水田利益鼓舞效法自營已田者如
文安一帶多至三千餘頃安州新安任邱等三州
縣多至二千餘頃且據各處呈報新營水田俱係
十分豐收田禾茂密高可四五尺穎粟堅好每畝
可收稻穀五六七石不等於八月二十一日等日
據正定府平山縣呈送新開水田所產瑞稻或一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疏

十八

莖三穗或一莖雙穗又據天津州呈送新開水田
所產瑞稻或一莖三穗或一莖雙穗并據營田灤
州等七十二州縣各將新收瑞稻穗樣米賚送到
臣謹將瑞稻并各處送到稻禾稻穗稻米另摺恭
呈

御覽欽惟我

皇上愛民重農

躬親耕藉又令直省地方官舉行耕藉之典至誠至敬
之所感召普天共慶豐年各省多產瑞稻而直隸
新開水田又有一莖雙穗三穗之祥

畿輔羣黎均沾樂利臣等不勝懼忭之至爲此謹
奏

天津祈雨疏一

莽鵠立

疏爲叩祈雨澤事竊聞天運之有不齊者唯神足以挽之人力之所不逮者唯神足以拯之是以有求必應而隨感斯通欽惟尊神變化隨時仁勇冠世顯威靈之赫濯錫以王封享俎豆之馨香臚諸祀典茲當乙巳春雨愆期入夏以來亢陽如故有司牧之責者莫不蒿目焦心旁皇祈雨不啻一而再再而三矣乃雲有時而密膏則屯之雷有時而聲風則散之麥秋屆而漸枯石田嘆而懸耒夫國之所恃唯民民之所恃唯歲歲一不登則饑饉流離兒啼婦泣將厪

宸衷宵旰之憂及今尚可以補救也鵠立代

天東巡於本月十七日回津道途所經見農民之望雨不啻饑者之思食渴者之思飲也翹首跂足刻無容緩用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謹會同鎮道各官涓吉結壇匍匐神前爲民請命伏願處高聽卑垂慈渙澤膚寸合而神通丕顯時雨降而下土其蘇戶戶謳歌家家尸祝皆沐神惠於無盡矣鵠立等

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天津祈雨疏二

莽鵠立

疏為遵

旨禱雨事伏以為民請命久懷呼籲之誠待澤孔殷彌切再三之瀆蓋雲霓之望雖迫於人心而霖雨之施終須乎神力洵幽明之可感望靈爽之式臨是用誠求再申虔禱粵自今春旱魃為虐春麥漸槁秋田失望鵠立代巡山左曾經致禱未獲神佑回津以後觸景傷心禱求彌迫而屯膏如故自愧積誠未至不足以仰格神明憂心如焚計無所出不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二十一

得已而繕摺奏明今奉

皇上諭旨着實虔誠祈禱欽此臣特會同鎮臣徐仁道

臣段如蕙柯喬年等再設醮壇齋戒沐浴謹卜五

月朔日為始虔誠步禱以仰副

皇上憂勤惕厲之衷以代陳下土瞻望祈求之意叩懇尊神大顯靈異迅賜甘霖則夏收雖減秋穫可期失今不救將來一望石田釀成荒歉神寧無恫乎為此匍匐叩請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謝雨疏

莽鵠立

伏以

天心博愛大德曰生神聽無私有求必應沛甘霖於原
野草木濡膏遍時雨於桑田麥麻生色四郊雀躍
五內心銘欽惟尊神潛見隨時躍飛布澤大仁大
勇靈異著乎坤維乃聖乃神變化全乎乾德茲因
亢旱用切祈求不揣悃衷荷蒙鑒格雲旗驟隸頃
刻而漫野蔽山雨陣滂沱瞬息而流川盈澮稿者
轉秀不啻春漲桃花樂以忘憂羣頌恩周蒲襪立
等仰瞻靈顯俯被高深謝以疏陳感難言罄伏願
百靈効順四海同春萬載千秋佑金甌以永固五
風十雨應玉燭之長調立等不勝感激懽謝之至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二十一

謹疏

論

救災論

宋 田 錫

臣近見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口雖有指揮下轉運
司相度誠價賑糶卽未見別有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
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陛下爲民父母使百姓餓死
是陛下辜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啟導聖德而惠澤
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辜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
引咎如禹湯罪己降德音下饑民州府使民心知陛下
憂恤然後賑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餉不足

目前無可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耻一夫不獲今之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將此事畧面責宰相觀其何辭以對待三日而無所建明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忍人而猶相之是陛下不以百姓爲心矣若不別進用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工之言有遠大謀畧經綸才業者非次擢用不然臣恐國家不能早致太平也

國朝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二十二

雋不疑論

魏禧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衆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徃徃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衆議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無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非而有所甚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吾讀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稱衛太子詣北闕者詔公卿

將軍雜視丞相以下竝莫敢發言時不疑爲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衆以是非未可知爲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於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嘆不疑以爲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寃之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跽戶及抱解太子者爲列侯田千秋上急變帝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帝心之悔恨亦已甚矣使此時

武帝尚在衛太子未死帝卽不更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益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爲罪人至送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寃於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於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於旣死而囚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爲也而不疑亦爲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爲行權輒義可以逐蒯瞶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申生自殺陷父於過君子以爲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於論語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

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析衆人之疑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僞則必有人言其眞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爲有託而然若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當是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未央日復一日姦雄生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於耳聞雄俊之徒倡義於外朝臣若上官桀輩陰伺於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

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爲有罪則眞僞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權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遊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二說者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